



巴中 我永远怀念的母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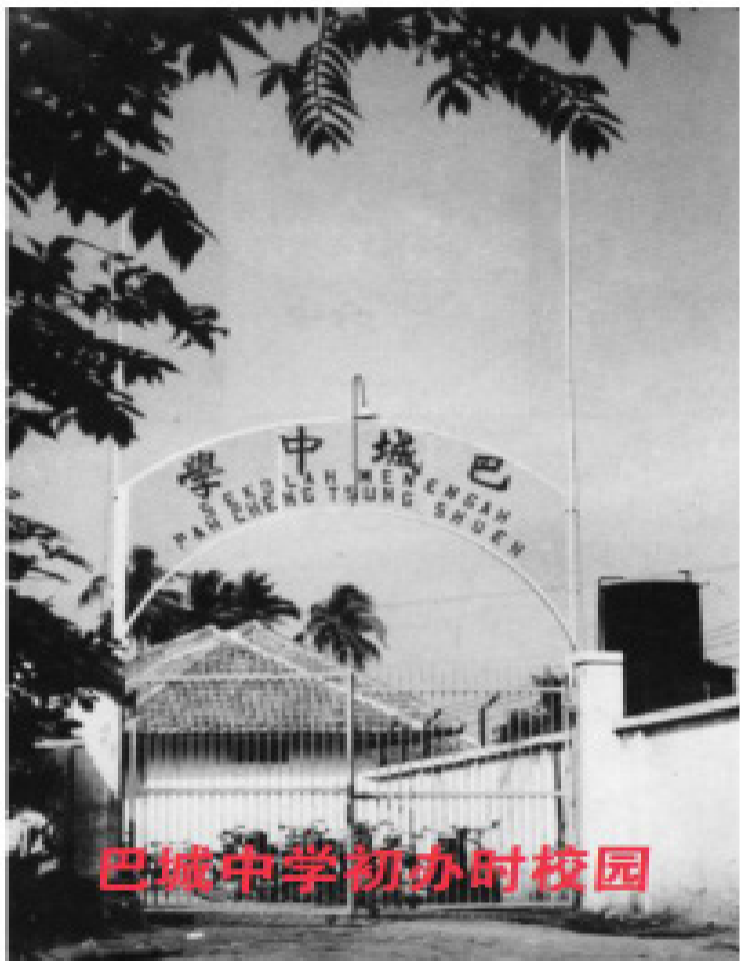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 50年届 梁英明 4

上接印尼新报327期

梭罗华侨公学

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，梭罗一些热心华侨教育的爱国人士立即筹备复办华文中学。我就在梭罗华侨公学招生的第一年考进了这所学校的中学部。因为我在小学毕业后曾补习过一些功课，因而顺利升入了华公初中二年级学习。我的弟弟也同时考入华公初一。

梭罗华侨公学创立于1927年，是梭罗著名的爱国华校。二战后复办中学部时，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，印尼社会百业凋零，物资匮乏。当时，华公只有一所简陋的校舍，连操场、实验室和图书馆都没有。我上数学课需用的三角板和圆规，都是我从旧货市场上买到的。但是，华公的老师们都以饱满的热



巴城中学初办时校园

情和认真负责的精神教课，同学们也如饥似渴地努力学习。在华公的两年里，这些老师们不仅给了我们许多新的科学知识，也使我们开始接触中外优秀文学作品。也许正是这种艰苦的环境，培育了同学们对母校的深厚感情。此后，师生们尽管散居各地，多年未能重新相聚，但我心中仍时

时刻刻想念母校，想念当年在华公的学习生活。

华公的老师们几乎都是从中国著名大学毕业的。他们都是学识渊博而又循循善诱，最使我难忘的是我们的校长林维新老师和他的夫人国怀瑛老师。这两位老师都毕业于中国当年著名的燕京大学。林老师教我们的国文课，他的讲解深入浅出，引人入胜，又很重视我们的写作训练。除了作文课以外，每个星期还要我们写一篇周记。这对我们提高汉语写作能力很有帮助。后来我在巴中当老师时，也要求学生

写周记。这不但可以让学生提高汉语水平，老师还可以从中了解学生的思想和生活情况，加强师生间的思想沟通和感情交流。可以说，华公的教育理念正是秉承教书育人的原则。

国怀瑛老师是我们的音乐老师。在梭罗这个小地方的华校中，能够有这样好的老师来教我们的音乐课，是十分难得的。国老师教音乐课，与以前的老师最大的不同是，她首先教我们认识五线谱，我们此后学唱的歌曲也是用五线谱记谱的。我们在音乐课上除了唱歌以外，有时还要练习将五线谱的乐曲改写成简谱。国老师教我们唱的歌曲都是中国和外国名曲。华公的音乐课把我培养成了一名古典音乐的爱好者，使我深深地感受到音乐的无穷魅力。

国老师晚年定居香港，我有机会去香港时，曾看望过她。国老师离开燕京大学多年，却始终怀念母校。她知道我在北大工作，便委托我代她向燕京大学校友会捐款。我曾买了一本燕大校友会出版的纪念

刊送给她，纪念刊内有她当年毕业时的照片，她看到后感到十分开心。国老师后来在香港的养老院安详离世。

我至今难忘的另一位华公老师是教我们英文的林友仁先生。林老师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。他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，他没有威严的外表，却以他的渊博学识赢得了学生们的敬爱。华公继承了当年印尼华校的一个传统，就是中英文课程并重。我们除了上课使用上海开明书局编印的英文教科书以外，林老师还让我们学习其他的英文补充教材，包括莎士比亚的作品，如《凯撒大帝》(Julius Caesar) 剧本中的一些片段。林老师曾让我们背诵安东尼(M. Anthony)在凯撒被政敌刺杀后，在葬礼上发表的著名演说词。后来我在雅加达巴中任教时，曾在一家欧洲语文书店买到一部英文的《莎士比亚全集》(Shakespeare Complete Works)，终于读到这部剧作的全文。我1955年回国升学时，将这部书带到北京，珍藏至今。

华侨公学只在



近期正校面目